

方方 著

不同的路
是给不同的脚走的
不同的脚
走的是不同的人生
从此我们就是
各自路上的行者
不必责怪命运
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

涂自强的 个人悲伤



涂自强的
个人悲伤

方方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/方方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02 - 5

I. ①涂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9774 号
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

TUZIQIANG DE GEREN BEISHANG

方 方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mm × 1092mm 32 开本 5.5 印张 100 千字

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02 - 5

定价:2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 - 58572393

一

河并不宽，石头遍布。

水在石头缝里流，风小时可听到的的哆哆声，像是两人在叽呱地讨论，如少女的清脆，间或还有笑。山里的风经常很大，于是更多时，石缝的水轰隆地撞着石头，倒更像两个男人瓮声瓮气争执，时而暴躁，时而低缓。越朝山里，路越细窄。走到深处，两架山便对脸凝望。山影也轮流倒在对方的身上。

下了几天雨，木桥垮掉。村长原说马上就修。眼见雨又要下，村长就又说，等雨停稳再修吧。

涂自强从溪南村回来。过河时，踏着石头，一步一跃。有桥无桥，都与他无关。以前上学，他也懒得走桥，就这么跳。人之本能许多都与动物类同。涂自

强每跳石头都有愉悦之心。

只有这天，他本该兴奋，却又心神黯然。涂自强捏着采药给的诗。适才在板栗树下与她挥手作别时尚且放声大笑，转身拆纸展看，似挨了一闷棍。想回头，又忍下了。二十几里山路，这诗竟一字一榔头地敲打他。落在脑袋顶，也落在胸口，痛得他走走歇歇。还没到家，所有字便如同石匠凿刻了两次。脑袋里一次，心头上一次。

不同的路
是给不同的脚走的
不同的脚
走的是不同的人生
从此我们就是
各自路上的行者
不必责怪命运
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

采药落榜了。她情绪低落，不想多话，只是在这张淡蓝纸上写字，然后交给他。涂志强想起，这是他

在县城配眼镜时，特意到文具店买下的一沓蓝色信箋。他知采药喜欢写点什么。

从石上一跃上岸，涂自强未及站稳。迎面过来一头牛，牛背上坐着四爹爹。四爹爹说，强伢，说是你考取大学了？

涂自强点点头，说是呀。

四爹爹说，要去汉口？

涂自强说，嗯。不过学校不在汉口，在武昌。

四爹爹便拍着牛背大笑，说好好好，都一样都一样。我涂家也出了人才。

四爹爹的手太重，拍得牛不知所措，两眼露出凄惶。涂自强淡淡笑道，四爹爹，只是上个大学哩，还不是人才。

四爹爹说，咋不是？村子里卢家孙家，没一个大學生吧？村长的儿，也没考取是不？何况你还不是去襄樊，是去汉口！你四爹爹，还有你爹，你一箩筐的叔伯，哪个去过汉口？你不是给我们涂家争光又是咋的？

涂自强想想也是。涂家在村里是小户，一直受气，这回也算可以扬眉一次。四爹爹说，强伢，你这口气

争得好。想当初，你生下来，你爹叫我给你取名字，我就想到两个字：自强。我们涂家没有别的，就是靠自家强。

涂自强笑道，难怪我考得好，原来是四爹爹的名字取得好哩。

四爹爹便高声笑起，嘎嘎的，河两岸满山的树如被大风吹刮，也都哗哗的。牛也被这笑声感染，凄惶不见了，它哞地叫了一声。四爹爹说，看，我屋里三黄都替你高兴哩。

风掠过涂自强耳边，夹杂其中的笑也轰隆隆地过去，响亮且欢悦。涂自强原本有些痛得紧紧的心，竟被这声音舒缓下来。

这天夜里，一家人都高兴，且睡不着觉。父亲一向呆板的面孔，也活动起来。嘴角边似漫出笑意，又似不是。母亲慌张地进出，不知忙些什么。忙时晕了头，就转到案前，给摆在上面的观音菩萨拜上几拜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上几句，仿佛让自己清醒一点。四爹爹领了远亲近邻几个过来祝贺，连村长也走了老远的路赶过来。录取通知书便在这些黑糙的手上传来传去。一伙子七嘴八舌地又坐了许久。

涂自强没有加入谈话，他只是静坐一边。劣质烟雾呛得母亲连连咳嗽，她的眼睛被灶火熏得早已浑浊，见烟淌泪。直到夜静得狗都懒得叫了，此时人们才一个一个高声地咳着离开。

这晚的涂自强也久睡不着。他有许多的高兴，但也不尽然。月光从屋顶亮窗漏下，很淡却很晃眼。采药的脸和诗便都在那片光亮处游走，没有言语，只是静走，仿佛鬼魂。涂自强迫使自己闭上眼睛。这鬼魂便越过他眼皮，浮在暗中，继续晃荡，然后随他人梦。涂自强只见自己一步一步地随着鬼魂，然后抵达一处沙漠。沙漠了无边际，亦了无一人。他不知他追随着谁，只知剩他一人在苦苦挣扎。挣扎到脱力，连路都走不了，于是爬。爬去爬来，他亦不知自己要爬向哪里。蓦然间，身边有驼铃来去，清脆嘹亮。人们皆抬头走路，笑声夹在铃声里，全然不觉有他存在。他也就低头不看，努力地在他们脚边爬着，骆驼蹄几次都踩到他。他痛得嗷嗷叫唤，叫喊压不住驼铃里的笑，自是无人听见。就这样，他把天色爬出了朦胧。亮窗里的光变得明亮，然后发热，热气落在他的身上。莫名中他就醒了。揉眼时，恍然还在爬。并在身后爬出

一行字，每一字都很清晰，浮在黄沙上。风刮得呜呜作响，竟未吹散它们。涂自强看得很清楚，字有九个：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。

太阳升得老高。涂自强走出屋门。母亲正喂猪。猪是前几月才去镇上抓回的。母亲说，看，小黑长得多肥呀。小花前阵子瘦，现在又回过阳来，见天长肉。等你从大学放假回，它两个，哪个肥就杀哪个。

涂自强自上中学，家里就没让他喂猪。他想接过饲料，母亲却避开身子，说这个活儿哪能让你做？又说，我煎了面饼，放了鸡蛋，是今早上家里的鸡特意为你下的。

涂自强很少起得如此晚，他说，妈你怎么不叫我起？

母亲笑道，我就是想让你睡哩，难得我儿好生睡个安神觉。

涂自强便跟母亲搭讪，有一句没一句。母亲执意赶他进屋吃饭，涂自强只好随她。面饼搁在灶台上，涂自强便坐在灶前的木椅上嚼面饼。炉灶还热着，柴火似乎未曾灭尽，还有几星在漆黑的炉膛里闪。那个梦竟在此时又浮了出来。平常睡醒，梦都会忘得干净，

可这一次，却记得整个过程。涂自强不解其故。又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会在沙漠里？何故我不是站着走而是在爬？好孤单好落魄的样子？

涂自强是家里唯一的儿子。他原有两兄一姐。姐姐十六岁时，跟人外出打工，从此了无音讯，连一个字都没有寄回。村里其他打工的人，都说没见过她，涂自强的母亲不知何处去找，便只每年在她生日那天，下一碗面，一家人闷闷地吃，边吃边叹，说人怕是没了。而两个哥哥，一个痴呆，没满七岁就死掉了。另一个倒是长成了人，在姐姐跟人出去打工那年，也跟村里人去到山西挖煤。早几年还带钱回家，后又捎信说在外面找下媳妇。媳妇也没带回来过，再后来，就没了声息。山西有人带来口信，说是死在煤井下了。他在山西哪里，又在哪口井挖煤，家里无从知晓。涂自强曾想去找，被母亲拦下。母亲说，上哪找？再把你丢了咋办？这就是他的命。家里就指望你了，你还是好好读书吧。父亲本就是个闷人，没了两儿一女，他更是一天难说一句话。除了在山脚种土豆，再或进山打柴，涂自强没见他做过别的事。十年时间，哥姐连续出事，父亲仍是进山打柴刨土豆地，眼泪都没见

流，谁也不知他心里的想。母亲说，他会想啥？他什么都不会想。他脑袋是空的。再说了，想又有什么用？母亲说时，眼泪哗哗地往下垮。她的眼被灶柴长年熏得管不住眼泪。垮了一阵，便自家用衣袖把脸一抹，说就是这个命吧，好在还有强伢。

那一年涂自强上了高中。

涂自强从父亲和母亲的脸上，看到了自己的责任。他心知父母心里千痛万痛，能够扛下来，就是心里还有盼。他就是他们的那个盼。明白了这个，涂自强每天早起，都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涂自强，你不可让爹妈失望。

吃完饼，涂自强在缸里舀了一勺凉水，咕嘟嘟灌了下。这是他在学校养成的习惯。学校早餐大多就一个馒头，吃不饱。采药说，吃完就喝水，馒头在胃里泡涨开，就会饱。涂自强听信采药的话，于是每天饭后要喝一茶缸水。喝水后果然有强烈饱感。采药说那话时，他俩刚升到初二。

涂自强眼里又浮出采药的样子。他想，要不要再去一趟溪南村？母亲挎着筐，手上拎了根锄，说是去坡边的地里挖点土豆。涂自强说，我去吧，你在家

歇着。

母亲一闪身，说哪能让我儿做这样的粗活？这不成。村里人会骂我的。四爹爹昨晚还说了，你就是我们涂家的金枝玉叶，要好好伺候着。

涂自强就笑了，说吓唬人哩。

母亲也笑了，说吓唬就吓唬，我们愿意哩。你跟同学玩去吧，也在家待不了几天。四爹爹说了，你一脚跨出村，将来今后就是国家的人才。我们涂家不可以屈了人才。

涂自强觉得跟母亲说不清，只得望着母亲远去。母亲年岁渐长，走路也没了以往的轻快，一步一顿，重重的样子，仿佛腿上坠了铁块。日常的灶柴和冬天的烤炭，累月烟熏火燎，她的眼睛业已浑浊不清，用衣袖拭眼已成习惯动作。涂自强看着母亲不时抬手拭眼，袖口已被拭得发黑，心里发酸，暗想，将来一定得让她过好日子。

天气十分晴好。村长领了两个木匠开始修桥。涂自强过去打招呼，村长说，强伢，你好出息。往后进了城，还是要记得乡亲哦。

涂自强说，当然当然。走哪都不能忘本。

村长斩钉截铁地说，学好了得去县衙当官！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当官，就吃不到亏。朝内有人，一村人都好过。你爹妈我会照应。你呢，将来就照应我们村。

涂自强哭笑不得，说我学的是物理，这不是当官的专业哩。

村长说，谁说不是？溪北村马家小子学的是养猪哩，谁见他养猪了？在京城当了领导，县长见他都哈腰。看看他们溪北村，县里有好事情就归他们，修路都先修到他们村口上。

涂自强笑笑没回嘴，他知道村长说的是个事实。

涂自强独自朝溪南村走。他本不想走这个方向。脚却不由自主。脚已经习惯了到那里去。习惯了沿着溪岸，习惯了贴着山边，习惯了顺着杜鹃花一溜开着的土径，就像狗习惯了自己的回家路一样，脚也习惯了去溪南村找采药。

一直走到溪流拐向西山涧，猛见到溪南村口的板栗树，涂自强怔了一下，刻在他脑海的诗又浮了出来：不同的脚/走的是不同的人生/从此我们便是/各自路上的行者。

涂自强刹车样收住脚步。他蹲在一丛杂木下，埋

下头强迫自己定下心来。他对自己的脚说，往后再不准走到这条路上来，要记得去走一条新路哦。

二

离开学还有好些天，涂自强决定提前走。他对父母说，咱的钱也不够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城里打工的地方多，早去不定可找个地方干干活，多少也挣点读书钱哩。父亲说，娃说的是。闲着是来不了钱的，何况山里活钱也难赚。这是涂自强这辈子听到父亲讲的最长一句话。他有些惊讶。

母亲便说，都随你哩。

涂自强出发那天是个周五。父亲早起看了天，说了一句，今儿天色好出门。屋外的天很亮，两架大山耸着厚背，却也遮挡不住一道道光明。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，落得一地灿烂。山坡上的绿原本就深深浅浅，叫这光线一抹，仿佛把绿色照得升腾起来，空气

也似透着绿。

母亲坚持让涂自强穿长袖衬衣，嘴上说，山里风凉，到了镇上，天热了，也不要脱，太阳大着，防晒哩。涂自强由着母亲，因为他知道，任他怎么反对，也是没用的。

母亲将一条细长的布带仔细地扎在涂自强的腰上。扎紧了，又特意用手扯了两扯。这是母亲连夜赶着缝起的。布带有一寸宽，双层空心，细密的针脚把布带口封得严严实实。母亲缝完还用手拽了几拽，见没拽散，才放下心。现在，它里面鼓鼓囊囊地塞了东西。母亲努力地让它们变得平展。涂自强知道，那是钱。是他全部的钱。是这些天村里所有涂姓人家凑给他的学费。钱很零碎，村里人家甚至没有大钞供他们一换。母亲说，这个万不可离身，也万不可被人瞧见，更不可丢了，乱花也不可以。村里人都穷，凑这么多是心意。你去学校就得靠它。爹妈帮不到你，我儿你全得自己靠自己了。

母亲说着眼睛又流了水，她依然用衣袖拭眼。衣袖上黑乎乎的那块泛出湿迹，显得更黑。涂自强心里便有些堵得难过，他差点也有眼泪涌出，但到底还是

忍下了。山风从门外刮进，母亲的头发被吹得翻起，发根深处露出些白。母亲刚满五十岁，却已像个老人。涂自强想，将来定要让爹妈住进城里，定要让他们这辈子享享福才是。

涂自强搭了台拖拉机离开村庄。村子人家并不多，都分散在一个个山坳里。远的过来一趟要跑几十里路。但村里老少差不多全赶来为他送行。路口的银杏树下，稀落地站着他们。鸡狗猪还有小孩子亦都倾巢而出，在大人的腰以下，一派胡窜乱跑。涂自强跳上拖拉机，见整个树下鸡飞狗跳得煞是欢腾，心里竟冒出不舍的念头。

山里静，拖拉机开离了好远，还有声音沿路拐弯托风传来：强伢，要当个大官回来！又有声音说，回来把村里的路修宽点，好走大卡车。

涂自强又感动又好笑。拖拉机手是涂自强的小学同学。他读到五年级家里没钱就退了学，现在便跟着镇上的建筑队拉砖拖石头。拖拉机手说，都拿你当英雄哩，指望你学完回来拯救村庄似的。

涂自强便笑，说亏得他们敢想，吓也要吓死我了。

拖拉机手哈哈大笑，说小时候还以为我比你有出